蒲扇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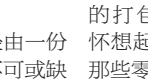
简 平

天气一热,赶紧找出家里的扇子,可那折扇、团扇还真只能当当摆设,中看不中用,扇不出多少风来,一使劲,不是断了扇面就是断了扇柄。确实,折扇也罢、团扇也罢,格局有限,书生开合折扇,倩女轻摇团扇,要的是型而不是风,真能扇得大风的还得靠既轻盈又坚韧的蒲扇。

那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外婆,总还是当年摇着蒲扇在夏日里为我扇风驱热、挥赶蚊子的模样。那时候,每当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外婆就会烧一大壶开水,而后倒在一只圆圆的大木盆里,接着再往里面掺上冷水,外婆不断地用手背去试,直到感觉水温恰适,才把我抱进木盆里洗澡。洗完后,外婆又把我抱到床上,从额头到脚背,统统抹上痱子粉,随后进入我的午睡时间。外婆坐在床头,用一把大大的蒲扇给我扇风,嘴里还哼着歌谣,哄我入睡。她把蒲扇从这边扇到那边,再从那边扇到这边,风儿均匀而清凉。当然啦,如果我调皮,外婆还会用蒲扇拍打我几下。

外婆的蒲扇非常普通,就是用蒲葵的叶子和叶柄做成的。我以前不明白,还以为用的是粽叶,所以常常会用鼻子去嗅,以期闻出粽子的香味来。后来知道了蒲葵属棕榈科的常绿乔木,叶大,柄长,制作蒲扇时需选择色泽浅碧的葵叶,柄长至少得30厘米,摘后在日光下晒上20多天,晒干后颜色也就变白了;随即以水洗、烘干,并用重物压平;最后就着葵叶的大小,剪成不同规格的圆形,再以篾丝、丝线缘其边,葵柄则自然做了扇柄。但我外婆并不满意,每把蒲扇都要重新镶边,她用的是布头的边角料,细致地穿针引线,一针一线地缝过去,犹如绣花一般。我们家的蒲扇永远都不会与别人家搞错,就是因为有独特的镶边,一眼就能认出。

蒲扇于我已经由一份记忆变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家当”,所以,这回我没有找到蒲扇后,赶紧在网上下了单。这才发现,如今蒲扇并没有因为电扇、空调的普及而被遗忘,相反花色品种越加多样。我看到有烙画蒲扇。烙画古称“火针刺绣”,是我国珍贵的稀有画种,系用烧热的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烙画蒲扇的扇面上有人物,有山水,风格古雅。还有漆画蒲扇,顾名思义,是用各种天然大漆在扇面上绘画,有着富丽堂皇的气势。虽然烙画蒲扇和漆画蒲扇为实用装饰,但我觉得都有艺术的品质,那还是供起来欣赏吧,我买来的就是外婆用过的那般普普通通的蒲扇。



或许因为太过普通,生产厂家也就很不用心,葵叶在扇面上铺排得不均匀,甚至还有错折;葵柄则直接用胶水黏上,也不消锐磨角,套一截塑料管草草了事,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蒲扇的细边用的是打包绳,尼龙线缝得歪歪斜斜。但我倒是并不埋怨,因为我本来就想好了要像外婆一样,对每一件物什以敬重的态度再行整饬,于是,我把自己拉回到记忆深处,学着外婆先用热水仔细地擦一遍扇面,然后用砂纸细磨扇柄,再用剪刀将错折的葵叶剪掉、将粗细不一的打包绳剪得平整。我怀想起外婆坐在灯下,用那些零碎的布头一针针地细细密密地给蒲扇镶边,由于我做不了这些,因而满是叹息,以致泛起泪花。

现在,我又可以无需小心翼翼而是潇洒自在地挥摇蒲扇了。蒲扇来风,风势浩浩。我不由得想起晚唐诗人孙元晏写的《晋·蒲葵扇》:“抛舍东山岁月遥,几施经略挫雄豪。若非名德喧寰宇,争得蒲葵价数高。”算得上快意记史。我还想起丰子恺的一幅画来——小儿闹着想要一辆脚踏车,老先生灵机一动,给了他两把蒲扇,一前一后,仿若脚踏车的两只轮胎,小儿便开心地提着蒲扇,飞跑起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何尝不是常常靠着某种想象,方能获得心之所求。

牛犇的体育情

戴秉言

邮局送来一大沓报纸,其中《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专栏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天登的是《牛犇:我是一名新党员》。上世纪80年代,牛犇曾访问上海体育学院,并和我们热烈交流。

当时,牛犇一行到上海体育学院看望在新疆拍影片时结识的几位老师和学生运动员,顺便参观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大家一见如故,气氛热烈融洽。

“牛老师来两下!”不知谁提议。老朋友相见,牛犇兴致勃勃,稍加推辞,便摆开架势……他脚上还穿着皮鞋哪!大家拍手称赞他功架好,他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这真叫‘关公面前舞大刀’呀!”

牛犇说:“我喜欢同运动员交朋友,他们健壮、高大,看夏(双喜)老师,一米八十,很气派,挺精神,真帅!让人羡慕。”他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小程、小黄等几位武术运动员,话锋一转:“他们身材矮小一点,但给人一种机灵、敏捷的感觉,同样让人喜欢。”不“厚”大“薄”小,一碗水端平,大家都会心地笑了:“不愧为表演艺术家!”

“你喜欢什么体育项目?”我问。

“我喜欢体育,但没有专长。”牛犇说,“在学校读书时,爱打乒乓球,但由于身材矮小,大同学经常吊我短球,我两只手的骨头都断过,但好了照样打。”据介绍,他和夫人也是在乒乓球桌边结缘的。

从影后,牛犇仍坚持体育活动。他兴奋地告诉在座未去新疆拍外景的朋友,有一场戏,要求他跑一段,立即停下来,再跑,还要故意地摔两次,“我都可以,一次完成了。”

“牛老师跑得很好,把角色的气质都跑出来了,大家都说好。”本来,导演让小黄当“替身”,那天也化妆好了。但是,牛犇出于艺术家的责任感,和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一鼓作气,独自跑出了“王保子”的精气神。在座的无不钦佩。在座的小黄补充说“我不跑也很高兴!”

牛犇演戏一贯认真,塑造人物出彩,八十岁在拍《海鸥老人》时,还坚持不用替身表演跳湖戏,被称为“影坛常青树”。

牛犇认为,体育和艺术是两姐妹,体育能使人保持健康,反应敏捷,丰富生活。演员要有好的体质,讲究形体,好的形体给人以美感,体育活动是保持形体的重要手段。他介绍说,演员拍戏特别是拍外景,为了抢时间、抢镜头,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吃不好,休息不好,还要做各种表演,没有好的身体吃不消。他说:“许多演员一直坚持体育活动,练健美。不少演员过去爱打球,像金焰、刘琼、舒适,篮球打得好,谢添、孙道临也很爱体育。”

“演员身体好,体型好,不一定要肌肉多。”同牛犇合作过的夏双喜插话说:“牛老师虽然瘦一点,可身体很好,可以连续做二十五次俯卧撑。”在座的都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在新疆拍外景期间,拍摄点设在半山腰,有时气温高达40℃,牛犇同年轻人一样干活,有时还主动关心、体贴别人。体院的小程、小黄介绍说:牛老师风趣幽默、热情,和我们在一起玩,还学太极拳,每天早晨起来活动,晚饭后还要沿阿尔泰市走一圈。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牛犇还有“理论指导”呢!

又一阵笑声。有人补充说:“牛老师还常骑马。”

大家不会忘记,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他扮演的通讯员,有一场戏要求他策马奔腾而来,从马上跳下、站稳,难度很高。他表演得很出色。

1946年,牛犇11岁参演抗日影片《圣城记》,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其间荣获许多奖项,2017年,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在体育学院,话题自然离不开体育。我请牛犇谈谈对体育题材影片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体育题材的片子太少,而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近几年,他拍了《高中锋和矮教练》《帆板姑娘》,差强人意。他建议体院搞几个本子,同他们合作,他说:你们这儿人才多,不少人都可以演戏,武术、体操、球类,选几个有情节的故事,串一串,就能上戏。

体院老师借题发挥,说:“我们编剧本,请牛老师当导演。”他频频点头:“没问题”。

巧得很,那天在体育学院进修的原中国女排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周晓兰父母来看望女儿,当我告诉晓兰牛犇在学校时,她立即带爸妈同牛犇见面:“牛老师,您好!”“晓兰,你瘦了!”原来,他们早就相识了。

当晓兰向牛犇介绍她爸爸妈妈时,他爸爸握着牛犇的手,风趣地说:“郭碚子,您好!”晓兰的母亲打量着牛犇,同我说:“牛犇,同电影上一样。”

江南塌饼

曹伟明

前一时期,因疫情在家,费尽思量,操练起从小从外婆烹饪手艺中学来的江南塌饼制作。

民以食为天。文化的江南,连饮食都是蕴含着吃的文化和文化的吃。我小时候舌尖上的味蕾,是由外婆给定位的。无论是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还是稻花香里的金黄秋色,我总是随外婆去乡间田野挑那绿莹莹的野菜,收获起水灵灵的青菜。每当提篮回家,外婆总是利索地把野菜青菜,在水中清洗干净,用沸水浸泡,沥去略带苦味的菜汁,揉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碧绿菜团,再用熟练的刀功,切成菜屑,成为做塌饼时馅儿。

那做塌饼的米粉,是我和外婆用石磨精心磨制而成的。外婆会在粳米粉中掺上一些糯米粉,让塌饼增加韧性,糯软而不泥烂,配上菜的茎根,让塌饼入口时缠绵不化,富有嚼劲。

外婆在做塌饼时,往往用温水把米粉调和,反复搓捏成粉团,然后做成圆形及各种形状的款式。外婆在塌饼里,还会放进豆沙酿、枣泥酿等馅子。一旦塌饼做好,便摆放在竹匾里,等待开启油锅。这些手制的精致塌饼,经过油锅的翻煎,会发出滋滋的声响。那诱人的五谷飘荡的香气和只此青绿的灵气,足以让我的童年大饱口福,提振食欲。

年少心急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搛起刚出油锅的塌饼,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几番都烫得舌尖起水泡。然而,那香香糯糯的诱惑,却让我舍不得把塌饼吐出来。因为,江南的塌饼,是民间创造的一种朴素的乡土美食,它以质纯味正取胜,这种非遗饮食文化,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江南人乐此不疲,传承创新。同时,也浸润着对江南风物、风情、亲情的永恒记忆。

关于江南塌饼,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范蠡和西施退隐江湖时,犹喜居住在青山绿水的湖边,一年四季,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一年,江南水灾泛滥,田园里稻谷青黄不接,颗粒无收。智慧的西施,便在荒郊田野中挖来野菜,拌上家里留有的米粉,做成又甜又软又糯,香甜留齿耐饥的塌饼,分送给左邻右舍,解饥度困。从此,这一融汇大自然精华的绿色美食的创造,慢慢地在江南民间流传了下来。

过去,毗邻苏浙沪、淀山湖一带的乡民,靠水吃水,下湖捕鱼,时常担心无风三尺浪,浪头开花,生命有险,面对渔船时常有灾难的困境。淀山湖畔商榻等地区的乡亲们便每天聚在一起,做着虾笼,喝着“阿婆茶”,祈福保佑亲人顺利归来。因当地方言塌饼与“太平”,音谐义合,蕴含着“太平平安”,十分受人喜欢。几千年约定不散的“阿婆茶”,总是汇聚着姑嫂婆媳、妯娌姐妹,做着菜筋、南瓜、虾肉、豆沙等糯米塌饼,在黄澄澄、糯嗒嗒、甜滋滋、咸咪咪、香脆脆中,“太太平平”地祈福。这江南的塌饼,既饱了口福,愉悦了心情,又寄托了情感,直至如今,依旧长盛不衰。

在江南,无处不文化。如今的塌饼,成了江南小吃、海派点心。这一旷野之美的塌饼,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曾在朱家角招待过世界各国的第一夫人。它们与炙毛豆、甜酱瓜、芡实糕、海棠糕、八珍糕、状元糕等美食小吃一起,展现了江南下午茶美食的非遗元素和艺术魅力。

饮食,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创造,更是一种文化创意的审美追求。源远流长的江南文化,从数千年前茹毛饮血中走来,告别刀耕火种,追求鱼羹稻饭,原色、原汁、原味,展现了生活的“本真”,民以食为天的“初心”。营造了良好的生活方式,走向了文明的新时代。

有风的日子 (油画) 杨 洋

客愁

蓝成东

新冠横行百举空,
思乡远梦泪盈瞳。
浮云游子九愁老,
登眺凭栏酒一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老鲍

麦 地

老鲍买了车。那时报社买车的记者还不多,老鲍算是赶了个新潮。有了车方便,到哪儿采访都开自己的车去。虽然车技并不佳,车行龟速,他也热情邀请同事们坐他的车。有一回去郊县,他力邀三个同事坐他的车。一路开,一路抖,同事们还纳闷,这车怎么一窜一窜一抖一抖。倒也不敢多说什么。开到半路,同事闻到浓重的橡胶烧糊的气味,问这是怎么回事。老鲍很淡定地说,这一带化工厂很多,老是有偷排废气的,群众意见很大,下次他要来暗访一下。

到了目的地,老鲍停车,才发现手刹没有放下。

第二天老鲍到办公室,同事们关切,问是否把车送修。老鲍依然淡定,说刹车皮已经磨光,已然新换一副。

老鲍是摄影记者,常有外出采风机会。有一回某地举办模特比赛,摄友力邀老鲍参加现场拍摄活动。是在家接的电话。老鲍说好好好,这个模特比赛,一定参加,一定好好拍。挂了电话,老婆用狐疑的目光看着他。老鲍心里一惊,忙说:“对,是个摩托车比赛。到时乌烟瘴气的,我也不想去。”

周一的谈版会,同事们谈选题的同时,顺便都会聊一两件新近趣事。有一次老鲍说,前两天在家休息,老婆加班,老婆前脚出了门,他想到老婆辛苦,自己平时东奔西跑,也没有分担多少家务,应该趁机干点儿活。于是把床上四件套拆了,拿到阳台去洗。过一会儿,老婆又回来,是忘了带什么东西,见此情况大吃一惊,立即冲到卧室,把每个角落和衣柜都检查了一遍。老鲍也手足无措。开会时,老鲍感叹总结:“平时不勤快的男同志,切记,不要某一天突然变勤快,否则容易闹误会。”

老鲍父亲年纪大了,渐渐耳背严重,老鲍常去探望,多加照顾。有时也为父亲拍些照片。他有一次回来说,“我是高干子弟,你们还不知道吧?”同事惊讶。老鲍说:“我父亲原来当过乡干部,我是乡干部的孩子,在我们乡里,我小时候就是高干子弟。”

老鲍给父亲拍照,拍了不少,长年累月地拍。父亲听力衰退后,老鲍买了一个扩音喇叭,用来方便与父亲沟通。老鲍把扩音喇叭也拍进照片中。

女同事工作中被人议论,感到十分委屈,老鲍听说后过来安慰:“你想想看,只有优秀的人才会这样被人关注。我呢,什么本事都没有,所以没有人议论我。所以,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女同事被三言两语弄得破涕为笑。

后来老鲍父亲去世,听说老鲍为父亲举办了一个摄影展。又一次周一的谈版会上,老鲍神情如常,淡淡地说:“现在我是个没有爸妈的孩子了,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同事们听了,一时想笑,又几乎被他的话击中落泪。

不几年,老鲍自己也退休了。他退休时,同事们开了个小会,都说老鲍平时的好处。同事们想起来,老鲍曾是全国劳模。老鲍摆摆手说,“又不是追悼会,别尽说我的好。别把我忘了就行,有好吃好喝的,别忘了叫我!”

听说老鲍退休后,日子照样过得有趣认真,开着他的车走了不少地方。同事们想到他,给他打电话,“老鲍注意安全,开车慢一点,启动时别忘放手刹。”

十日谈

幽默者是赢家

责编:刘 芳

明请读《好一阵大风刮过》。